



□ 秦辉

## 春访吴家湾

春日清晨，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不出门就好像辜负了这大好的春光。没有目的，就是随处走走。听听鸟语，闻闻花香，摸摸三叶草头上的露珠，看看喜鹊在草从树枝间跳跃飞翔。向昨天经过的一棵树问好，朝身边的一朵花微笑。

不知不觉走到古城，那就造访吴家湾吧。

吴家湾在无棣古城西南，吴式芬故居西花园有一个角门与之相通。吴式芬是清代金石学家，无棣海丰吴氏的第十七世传人。据说吴家湾原为一个水坑，海丰吴氏虽为名门望族，有“九代朝臣”之称，但吴家历代清官，每遇宅院扩修便在西门外就地取土，自建小窑，烧砖制瓦，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池塘。原本池塘不大，仅有数簇水草相伴。后来，吴家湾经过扩展打造，建亭修廊，植树叠石，水湾中心置假山，而成现在小桥流水，宛若江南园林之韵致的美景佳色。

自南城门进，左转下得台阶，沿护城西河而行。右边的地面，前几天还粘着黄着，现在已经成了一片绿色，毛茸茸的，像孩子们笔下形容的毯子。间或还有几处倔强地枯着，相信过不了几日，也会跟旁边的绿色打成一片。

天气再暖一些，这里会生出许多野

花，黄的，红的，紫的，其中有一种叫“老头喝酒”的花，宽大的叶片贴着地面，茎杆却很是细长，头顶着一只只深浅相间的紫红色小花。小花是筒状，自下而上渐渐圆润，它们背对背微微下垂，像极了家里老人没事喝二两的小酒杯。小时候跟着姐姐们去挖野菜，见到它，都是一把揪下，对着深色的花蕊，嘴里吱吱作响，一顿狠吸。花蜜甘甜鲜美，果然是一壶好酒。其实它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地黄。

左边是护城河，河面明明如镜，将经过它的和它身边的一切事物轻揽于怀，细细品味，琢磨。忽然厌烦了，便将它们揉碎分散，随着一阵轻风一一送了出去。

河边的海棠树下，有一丛特别的草，似鹿的形状，身体弯曲，头朝着南城门的方向。这下面确实埋着一头鹿。有一年夏天，我跟孩子在此游玩，偶尔听两个环卫工聊天，其中一个指着河边说“就在那里……”我过去打听，才知道以前动物园死过一头鹿，埋在了护城河边的海棠树下，没想到转过年来那块草势异常得旺，最后竟然长出了一头鹿的形状，我们忙过去看，果然。

再来吴家湾，就觉得这片草丛有了故事。万物有灵，那头鹿不孤单，这里

夏草茂盛，春日鸟鸣，有秋阳陪伴，有冬雪覆盖。

走过小桥是一个弯弯曲曲的回廊，无论站在哪个角度向外面看，都是一幅画。不同的绿，不同的蓬勃的生命，不同的晨曦中的朝气。有人在对面的斜坡上浇水，应该是先种下的菠菜或是小葱，或独卧，或小巧灵动，或刚猛突兀。水湾中间的假山在春日里苏醒，它挺挺僵硬了一冬天的腰身，好似柔软了很多，在春水中，它变得湿润而丰盈。它向每个经过的人展示着自己的妩媚和妖娆，在春风中，一池碧水映着假山的身姿与护城河经一白色石桥相连，水波荡漾，金光粼粼。

岸边的树发芽了，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树，只看到它们向着晨光吐出了新叶。小叶娇嫩欲滴，嫩绿中带有一丝橙红，这颜色好似鲁迅先生笔下小脸冻得通红、瑟缩着做梦的无名的极细小的

花。它们可能也做过同样的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最末的叶片上。

走过回廊向北，这里曲径通幽，绿意更浓。弯曲的石板小路尽头，是一处条石堆垒的通道，通道下面是一座木制小桥，花式桥栏跟条石之间的空隙，深幽而神秘。

从通道出来，豁然开朗。右转一段后，拾阶而上，便到了东北角的亭子，这里是吴家湾的最高处。亭子典雅别致，亭旁杨柳依依，亭外微风吹拂。登高远眺，吴家湾美景尽收眼底。

亭子下有一眼古井，青砖高垒，方木环围。古井给吴家湾增添了些许的古旧之气。古井旁是一大片斜坡，斜坡长满了草，中间植有几棵松树，坡上也点缀了两三块巨石。草黄时绵软温暖是一景，草绿时挺拔清凉是又一景，草枯时坚硬衰败还是一景。

斜坡最上面，靠近吴式芬故居西花园的地方，有一条长长的回廊，跟小桥西边的回廊有遥相呼应之妙。回廊里的坐凳栏杆是欣赏风景的绝佳之地，在这里听风吹过柳枝，看小鸟飞向假山，游人沿着小径漫步。

眼前似画，自己又何尝不是身在画中？

□ 郭院林

## 清明时节

雨纷纷，依然和唐代一样只是杜牧被雨淋湿的眼睑已经换成透明的玻璃一样模糊的天空，却摸不到诗样的清凉。此刻路上的行人纷纷走在屏幕上销魂、喝酒，也不用牧童遥指杏花村正从手机里打开

曾经用脚踏涉千里的回家路有足够的时将故乡揉搓浸泡于是就有了万户捣衣声虽一路颠簸流离，却心怀近乡的胆怯，酝酿到家的醉意

而现在，载着游子的列车让过往城市的灯光将所有思绪撕扯池塘春草与檐前榆柳依稀难辨只有高楼冲锋在前好在深夜还有黑暗，可以给思绪一个展开的空间

如果可以拾捡脚印，今晚我准备了一个巨大的网兜神灵湖边吃草的牛儿是否看得见山坡上做梦的少年炊烟袅袅的老屋前父母还在等待归乡的人

哦，晃荡的铁轨把我惊醒父母的坟堆在匡山之麓此来就是为坟墓添土

□ 孟令新

## 故乡唤着我的乳名

行至半生，风雨和悲喜轮换而来从抗拒到顺从，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一日三省不如大彻大悟离愁，不一定是给离别量身打造世间万物，总会在离愁中走一遭会想一些人，并非长夜漫长白日短暂无总有一些美好正在发生，那么纯粹

我在他乡不停奔走，试图给生活描上几笔春风，再让春风唤来细雨润泽嫩柳，轻拂三月之晨昏我努力活着，做一个愈发简单的人

每一次离乡，都为了更好地返乡还有什么，能让我好梦成真天地多辽阔，生活多现实可我，此刻不适合抒情因为抒情不如多情，多情不抵深情多少次我在梦中总能听到故乡，用近乎于母亲的口吻一遍遍轻唤着我的乳名

□ 孙艳玲

## 互相取暖

1

时间微寒，凉意灌满全身海水漫过岸堤，流过沟壑无意识，无感觉，嘴角残留苦涩的咸。还能说些什么呢当我面对着经年的旧疾

车如水，流动的马路边枯草在冷风中颤抖着身子脚下小径岿然不动，远方迷茫

过石桥，河水“久病不愈”白玉栏杆旁，石狮子蹲坐桥头正义凛然。我低头太久偶尔抬眼，春已绿上枝头

2

季节曾扯去法桐最后一缕头发手指长空，落叶失去重量混迹于杂草之中，心被荒凉揪着被鞋走破的路只有一条贯穿着万物轮回

华灯举着希望，匆匆赶来我刚好写完一首诗此刻正抱着它，互相取暖

□ 张鸿志

## 室香怡人

列，无不散发着书香之气。

大红袍的茶气在室内更加香浓，不由得想了那个美丽的传说：明朝一位来自武夷山的贫苦读书人考中状元，他要感谢武夷山神的恩赐，便将自己的红袍挂在神树上，此茶即有了“大红袍”的美称。我边啜饮边吟诵起了茶禅诗：“一杯清茶，一缕禅思，任沉香妩媚，我也不闻不问。”便觉思绪随着茶香自由萦绕，袅袅散开，在茶香中忘我无我。

目光流连中，正视我日日侍弄的一盆墨兰。《爱莲说》云：“晋陶渊明独爱菊。”我却喜欢兰花已多年，栽培了一盆墨兰，叶子墨绿舒展挺拔，蕴藏着勃勃生机。花盆古香古色，与兰花十分契合，正面镌刻了魏碑味儿十足的四个字“厚德载物”，并以金色涂之。我放置于书房两个圈椅中间的茶几上，背景墙上本地颇有名望书法家、启功弟子郭鑫先生书写的明朝诗人薛涛的《兰花》。

在我精心伺弄之下，春节期间，花盆里陆续窜出几束剑剑，蝴蝶状的花朵日渐伸展，每朵花下面都低垂着一滴晶

莹剔透的露珠，尤其是兰花散发的味道，着实浓烈逼人，隔着两三米即可嗅到清新怡人的香味。梅兰竹菊在古代被奉为“四君子”，成为中国人感物喻志的象征，因各有特质，比如梅傲、兰幽、竹坚、菊淡，深受文人雅士的赏识与喜爱。十年前，我曾陪家人去三亚旅游，参观了“兰花世界”，真可谓大开眼界，其品种之多，色彩之艳，身姿之美，造型之奇，令人目不暇接。初视四周，再极目远眺，简直就是兰花的海洋，清风徐来浪花起伏，美轮美奂。脑海中越是呈现那片兰花海，我眼前兰花的香气越发飘逸浓郁。

正道是花香袭人，就又记起了上一个龙年，一外地朋友送我一坛好酒，酒坛呈黑色且光洁度极高，外形丰盈饱满，圆润无瑕，酷似葫芦状，寓意“福禄吉祥”。别致的外形倾心可人，遂即放置书房东北角高脚架上，借以显示其地位之高，但又担心时间久了酒味外溢，便用石灰泥再次加固封口。近来石灰泥由龟裂再到脱落，日复一日，坛中酒曲味隐隐弥散，醇厚馥郁。假若刘伶

在世闻此酒香味，也一定会欣然前来与我共饮的。虽我早已过了斗酒之年，但仍保“诗酒趁年华”的豪气，龙年喝龙酒岂不快哉。

有斯陋室，名为守拙，其实自表心志罢了。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托物言志，言简意赅，成为千古名作。当然，我这“守拙室”断不敢与《陋室铭》相提并论，后学更无先贤之德馨，亦不知鸿儒之踪迹，但守拙室内香气弥漫，却是地地道道实实在在的。

香气环绕，浸润精神，或抚卷命笔，或临池笔酣，或“登东皋以舒啸”，或“太极挥精力”，岂不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香气的烘托下，我打开砚盒，挥毫写下“书香润脑，茶香提神，兰香怡人，酒香醉人”，在端详涂鸦“墨宝”时，一阵墨香直扑鼻，这才发现漏掉一香。但转念思之，分明是笔走龙蛇，墨香悠悠，遂自云：“何漏之有？”

一室虽小，却与情与志与趣同在矣。

□ 王丽丽

## 听谁在歌唱

早上，晨光微明，从朦胧中醒来，窗外传来一两声清脆的鸟鸣，奇怪，咋没有汽车的轰鸣声呢？休眠了一夜的大脑，渐渐地从一片空白中回醒过来，啊，原来这夜我“下榻”于乡村的老家，不禁哑然失笑。

每当周末，总喜欢回老家住上一两晚。早上醒来，常常是惺忪不知身在何处，而这夹带着快乐又酷似天籁般的呼唤，将我带进乡村静美的世界。“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树叶在微风中兴奋地抖动着，闪着绿色的波光，似在细听万雀争鸣。这个可爱的鸟雀们蜻蜓点水般地忽而左枝忽而右叶，“叽叽喳喳”那个不停，而后哗然齐飞，只留树枝簌簌作颤，似轻叹一般。

“宿鸟动前林，晨光上东屋。”除了早起的鸟儿，乡村的早晨是静谧的，像一首轻柔美妙的乐曲流淌在小街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徜徉在舍前村后。秦观诗云“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抬望眼，田野里郁郁葱葱的麦苗散发着一种熟悉的味道，沁人心脾。农家墙外的篱笆上，丝瓜的藤蔓高高地仰着头努力地向上攀爬。不远处的大棚披着厚厚的草苫还在酣睡。春日乡村闲人少，勤劳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一辆辆家用轿车徐徐开回家门，这是赶着上班的年轻人出发了，怕是惊醒乡邻，车子并不鸣笛，公路像一条银龙蜿蜒地伸向村外。牧羊人赶着羊群慢慢走出圈栏，羊儿“咩咩”叫着，相互亲昵地缠绕着对方的脖子，似在诉说昨夜的好梦。这两个牧羊人都已年过半百，一位杨大叔，三十多岁的时候，在使用脱粒机时，不幸卷去了右臂；另一个是在车祸中失去了左脚。这些年，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他们开始养羊，脱了贫致了富，生活有了保障。听那牧羊人亮开嗓子“哎哎、呀呀”喊上几声，手中的鞭子在空中啪啪

作响，那伶俐矫健的牧羊犬便跑前跑后着顾着羊群。这和声飘荡着幸福的音符，穿透了晨曦中缭绕的轻雾，震落了草叶上滚动的露珠。

若在城里居住，小城的清晨却是喧闹且激情的，更无需闹铃，常常会被各种车辆的声响唤醒。楼房后面是四通八达的公路，先是长长的货车疾驰碾过路面发出的“轰隆隆隆”声，接着是小汽车轻抚过道路“刷刷”声，时而又大小车辆“叽哩咣当”的刹车声不绝于耳。一曲宏大的乐曲拉开了序幕。于是没有了睡意，从高高的楼房北窗望去，晨曦中车辆迤迤前行，车灯时明时灭，红通通的尾灯像是天街上的灯笼，一直延伸到道路的那头。南窗，抬眼望去，一座座新楼刚刚崛起，高高的塔吊开始旋转，“嗡嗡嗡嗡”的声音回响在朦胧的黎明中。接着建筑群里“叮叮当当”“唧唧唧唧”“嗷嗷嗷嗷”的声音响起来，那是搬运砖块、敲打钉铆、焊接钢筋的回音。不一会儿，公交车、校车、洒水车、电动车都上路了，大人的吆喝声，孩子的嬉闹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城市完全醒过来了，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城市在喧哗中建设，在建设中成长。

而此刻的乡村，阳光已经洒满了田野，吃过早饭的人们，三三两两向大棚走去，互相交流着蔬菜的长势情况，英语声盈盈入耳。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划一地坐落在村后面广阔的土地上，大棚上的苫子正在电力设备的作用下徐徐上升，“沙沙沙沙”渐渐地露出银镜般薄膜，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十分耀眼。

信步走进一家熟识的棚前，撩开厚厚的棉被帘子，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外面还是暮春时节，里面却像三伏般蒸腾。主人正在高高低低的柿子架下选摘柿子。正值西红柿旺盛的季节，大大小小的柿子挂满了枝头，有的已经通身红透，还有的全身碧绿，他们捉迷藏似的

摇曳在叶片的背后。主人说，根部的柿子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营养最为丰富，价格也较昂贵。接过主人递过来的一个又大又红的柿子，掰开一看，粉色的内瓤，红里带白，让人垂涎欲滴。“这是粉柿子，是最好吃的，瞧这来村里收购蔬菜的大小车辆，供不应求呢！”主人自豪地说。

其实，家乡的大棚蔬菜种植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三十年前村里只有几户大棚专业户，但因为村庄闭塞，道路不通，即便是柿子丰收了，也是无法全部销售出去，有很大一部分烂在家里，卖不了的就倒在村外的水沟里，叫人看了心疼，所以村民种植大棚的积极性并不高，村里的经济状况也落后于其他村。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近些年，有了政府的扶持，村里修建了通往村外的公路，运输蔬菜的车辆络绎不绝，大大加快了销售的速度。于是村里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大棚，而且大棚的管理逐渐趋于机械化、智能化，浇水、施肥、拉苫子都是电动操作。蔬菜的销售也不成问题，外地的菜商主动上门联系业务，销路好着呢。所以中年人在家照管大棚，年轻人在外打工，家家户户的收入逐年提高。很多年轻人在城里买了房子。年龄稍大的，在家翻盖了房屋。眼前，这家大棚的男主人跟我年龄差不多，他不善言谈，却风趣幽默，建了两个大棚，都是一百米长，几十米宽，每个大棚每年纯收入七八万元。他过去的三间破坯房早就换成了20多万元修建的砖瓦房，里面的家具、电器全部换新，还置办了联合收割机、脱粒机、播种机等各种农用机械，过去谁不知道他日子难？而自从发展了大棚种植产业，他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夫妻俩同心协力管理蔬菜，日子越来越红火了。“我这穷帽子早就摘掉了。”他幽默地说，“我这别墅用你的楼房也不换哩。”他还介绍说，像他这样的农户还有很多，都致